

传统评书

兴唐传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传统评书

兴唐传

四

陈荫荣讲述
戴宏森整理

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兴唐传（四）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字数 34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227·056 定价：1.35 元

第一〇六回

秦叔宝智破火攻计 雄阔海力托千斤闸

上回书说到罗成悞中诱敌之计，在校军场上催马紧追苏烈。秦琼飞马赶来，老远就喊：“表弟，快快回来，当心他放冷箭哪！”这时苏烈刚要挂刀，好抽弓搭箭射罗成，忽听有人提醒罗成当心冷箭，知道此计已被点破，再用就不灵了，只得拨转马头，逃回本队。罗成听见秦琼喊叫，恍然大悟：哎呀，我怎么气糊涂了，把这小子射冷箭这碴儿给忘了。他把马圈回来，跟随秦琼归队。

秦琼这么一露头，正好被刚刚进场寻他不着的雄阔海看见了。雄阔海急催战马，口中高喊：“秦二哥唾！我来了！这儿人太多，真不容易，我可找到你了！”秦琼回头一瞧：“哎呀，原来是阔海贤弟，快跟我来！”秦琼、罗成、雄阔海先后到西魏队中，各自扣镫，挂枪下马。雄阔海跟秦琼见过礼，秦琼向他引见了罗成。雄阔海说：“二哥呀，有人托我给您带来一封书信，您一看就明白了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李靖的书信递了过去。秦琼一看，这封书信用火漆封口，信皮上写着：

“秦琼元帅拆阅，内详”。拆开一看，里边好几篇信纸都写满了，写信人很客气。大意是说，我在金顶太行山访着了雄阔海，托他送上书信一封。此次扬州会，昏君杨广以玉玺为香饵，暗设十条绝后计，要置天下英雄于死地。接着就把虬髯公探查出来的十条绝后计的根底和应变之法详细写明。最后一笔交代写信人是谁，原来就是长安城闹花灯时越王府那个管帐先生李靖李药师。李靖为什么要给秦琼写这封信呢？书中暗表，他预知杨广的毒计，首先去通知秦王李世民，让他们兄弟尽早脱离险地。那么，校军场内天下英雄谁来搭救呢？他想到了秦琼秦叔宝，此乃天下闻名的仁人义士，把实底告诉他，必能抢救众人逃出火海。这样一封书信靠谁来送呢？凑巧在金顶太行山上遇到了雄阔海。此人是个粗鲁之人，要给他亮底，他就不去赴会了；所以只能用言语诓骗于他，使他把信带到扬州。秦琼看过李靖的书信，心里就打上鼓了：哎呀，我只想到昏君杨广所设玉玺会有诈，因而处处提防着，却想不到他是如此狠毒，原来校军场地地下遍布猛火油，我们都在火山顶上等死呢！这位李靖先生夙有耳闻，他与虬髯公、红拂女号称风尘三侠，他们与袁天纲、李淳风二位道长同在太原五名堂，如今修书前来，这是名人指点我呀！雄阔海见秦琼低头沉思，问道：“二哥呀，这信您看明白了没有？”秦琼说：“我看明白了。”“是不是李道长说我……”雄阔海怕别人听见，凑过去跟秦琼咬耳朵：“是不是说我有帝王之命呀？”秦琼一听这话，料想准是李靖冤雄阔海来的，也低声对他说：“兄弟，沉住了气，你听我的，等扬州会下来，我们保你做皇上。”“二哥，这就算对了！”

秦琼把徐茂功叫到一边，说：“三弟，你看看这封信。”徐

茂功看过书信，也暗自吃惊。秦琼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跟徐茂功说必得这么这么办，才能打破昏君杨广这十条绝后计。徐茂功听罢，说：“妙！妙！”当下秦琼就把程咬金、侯君集、尚怀忠找到近前，秘密嘱咐了一番。秦琼上马，在校军场内绕了一圈。他对各路反王说：“诸位将军且慢撒马，我看要真是比武较量，一个人力战十杰也就可以了。力战三十杰！这不明明是要我们多死人吗？也就是说，大隋朝无意相让江山社稷，有心杀害诸家反王。我要找宇文成都讲讲理去！”各路反王人等听秦琼这话说得有理，都想等等看，谁也不撒马比武了。秦琼打马来到禅授台下，高声喝喊：“有请宇文将军上前答话！”宇文成都走到台边，问道：“下面可是西魏元帅秦琼么？”“我正是秦琼。宇文成都啊，我看大隋朝诡计多端，无心禅让，你们设下这玉玺会是假的！”“哎，圣驾亲临，玉玺在案，怎么能说是假的呢？”“如果不是假的，为什么要让一将力战三十杰？依我看，应当改成力战十杰。这里强将如云，如能力战十杰者，就是出类拔萃之辈，应当立下禅授表，让他登台取玉玺。”成都一听，原来为这个，又见各路反王都不撒马了，心想反正待会儿万岁一走，烈焰四起，把你们俱都困在场内，一个也活不了。“秦元帅，你不是说力战十杰吗？就依你之见，十杰就十杰吧！来呀，把黑牌子上那三个白道儿擦去，从新开始。”当差的把三个白道儿抹掉。大伙心里纳闷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秦琼把改为力战十杰之事走马说了一圈，回来对雄阔海说：“阔海兄弟，你出去打败十名战将就上台找昏君要玉玺去！”“好吧！”“我这儿设下一计，保你稳拿玉玺。这十名战将都由我派，你们只能假打，不能真打，要打得热热闹闹的。”“这是二哥成全我，我谢谢了！”

秦琼调了手下十员战将，里面有单雄信、王君可、王伯当、谢映登、尤俊达、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星、鲁明月、金成，对他们说：“兄弟们，现在事情已然明了，昏君杨广没安好心眼儿，他设下玉玺会是要天下英雄互相残杀。为了打破他这毒计，今天大伙要捧捧雄阔海，你们轮番上去，都假打几合，许败不许胜。听明白没有？”这十位兄弟说：“秦二哥，我们听您的！”

这时候，雄阔海大枪一摆，马到当场。他高声喝喊：“嘿！天下反王人等听着！今天我就是夺玉玺的万岁爷，你们哪个不服，撒马与孤家一战哪！”大伙听他这话实在好笑，还没人和他比试，他先成万岁爷了。有认识他的，仔细一瞧，他还是那身乌油盔铠，胯下还是黑煞兽，可是手中兵刃换了，往常使镔铁棍，今天换成枪了。雄阔海话音刚落，铁面判官尤俊达撒马上来，马到近前，彼此通名道姓，假装叨咕几句。哔哩哔哩！尤俊达举五股叉就刺。雄阔海立刀一绷，尤俊达叉撒手了，败下阵去。场内人不明真相，跟着瞎喊：“好厉害呀！打得好哇！”当！台上钟响。就瞧黑牌子那儿，吱！划了一个白道儿。跟着勇三郎王伯当撒马上来，与雄阔海说过三言五语，就打了起来。二马冲锋，雄阔海掙杆一枪，奔王伯当的后背。王伯当假装悬裆换腰，躲闪不及，往前一栽，跌下战马。当！吱！台上又是响钟划道儿。跟着神射手谢映登上来，也是如此。简短说吧，工夫不大，这十将全败下来了。各路反王人等先是叫好，接着纳闷，最后都明白了：这哪儿叫夺玉玺呀？上来三招四式，乒哧乓当就败了，这是套子活，他们准是勾着呢！这会儿程咬金出来了，大斧一摆：“冒……瞧，劲儿，绕！”他喊着口头语，来到雄阔海跟前：“阔

海兄弟，力战十杰，好样的。走，咱们上台要玉玺去！”雄阔海说：“啊！原来是程四哥，咱们走吧！”“好嘞！”这时又上来两员战将，一个是侯君集，一个是尚怀忠，这哥儿俩在后边跟着哄：“走哇！要玉玺去呀！哦喝！”四人四骑来到禅授台下，雄阔海、侯君集、尚怀忠翻身下马，程咬金拨马来到台前，面向杨广，勒马站住。这时候场里人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：“对！跟杨广这小子要玉玺，瞧他说话算不算数！”有的说：“那个黑脸大汉打的是套子活，这玉玺不能白白给他！”人多嘴杂，场里可就乱啦！

再说禅授台上，宇文成都一见雄阔海力战十杰，虽然也看出这是套子活，但也不好不承认。不多时，见四人四骑走了过来。他走到杨广身后，说：“万岁，要玉玺的来了。我们该撤了，容我们下去，您就快走吧！”杨广说：“宇文将军，你们快走，我随后就到！”宇文成都带着打钟的、划道儿的和护卫人等从台后梯子退了下去，钻入地道。地道里有总捻，只等杨广遁入地道，这儿就把总捻点着。校军场四周地下挖好了两丈多宽的堑沟，下层铺干柴木炭，上面摆着大缸、坛子，内装猛火油，场子中间也是火道纵横，大小火道上面都盖着板子铺着土，走上去跟平地一般。总捻往上伸到禅授台前离地一尺多深的地方连上各个分捻。总捻把分捻点着，不需多时，火焰喷射出来，外边形成一圈又高又厚的火墙，中间是一片火海。里边人马冲不出去，不等烧死，就会被烤死、烫死、烟熏而死了。如果这条火攻计得逞，天下英雄俱将葬身火场，化为灰土。再说宇文成都刚刚退下台去，杨广就瞧前边有个绿大脑袋一晃，原来是程咬金勒马站到台前了。程咬金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昏君杨广，你的十条绝后计已被我们识

破，你从地道走不了了！”杨广本来要跺脚遁逃，一听这话，大吃一惊。他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程咬金接下去说：“告诉你，我瓦岗弟兄已经占据了琼花观江都宫，顺着地道杀向这里来了！”杨广一听，心想准是机谋败露，现在下去是刀山，不下去是火海，退不得，呆不得，这便如何是好！正在左右为难，忽听噤噤噤噤，从台前梯子走上一个人来。他注目一看，上来的正是力战十杰的那个黑脸大汉。此时雄阔海胸中怒火高万丈，因为他比武来迟了，不知道伍氏兄弟已被杀死，刚才在台下，侯君集、尚怀忠遵军师之命有意把这事告诉了他。他听说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死于非命，哇呀呀一声怪叫，快步登上禅授台。“昏君杨广，给我玉玺呀！”杨广被吓得浑身颤抖，用手一指：“这位将军，玉玺在此！”雄阔海走到桌案前，一把抓过了玉玺匣，哈哈大笑。程咬金在台下喊：“阔海兄弟，你先别乐，瞧瞧那匣里是什么？”雄阔海打开匣子一看，哪里是什么玉玺，敢情是一块废铁！他把废铁往台下一扔，仓嘣嘣嘣，宝剑出鞘，口中喊道：“好你个杨广，你害死我两个兄弟，诓骗了天下英雄，我向你索命来了！”说着举起宝剑，就要向杨广砍去。到这时候，杨广可不能再犹豫了。他一跺脚，宝座下沉，一直坠下地道。到了下面，他才知道瓦岗军并没有前来，原来是程咬金蒙他呢！那边宇文成都左等右等杨广不来，早已不耐烦了。忽见宝座下来，急忙传令：“快，快，点火！”这儿有人搓打火石火镰，把总捻点着。有人推起龙车，宇文成都护卫着，赶紧送杨广顺地道逃走。

吱吱！……总捻往上引燃，快到禅授台前，就要接上分捻了，噗！登时火灭了。怎么？总捻在这儿被人用刀砍断

了。谁砍断的？神偷赛白猿侯君集，地里飞星尚怀忠。方才这哥儿俩几句话把雄阔海激火之后，飞身来到禅授台前，按照李靖信中标明的地点，弯下腰去，用他们随身携带的偷盗用的家伙掘土，一会就掘了一尺多深，总捻露出来了。侯君集提起总捻一看，也就一寸多粗，拔出刀来，喀喀两下，就给砍断了。杨广、杨林苦心经营的这条火攻计，就这么烟消火灭了。

再说雄阔海在台上一剑砍空，见杨广遁入地道逃走，回过身来，面向台下，高声喊道：“天下各路反王人等听着，这玉玺是假的，杨广这小子蒙骗咱们，他已经钻地底下跑了！”台下众人闻听此言，顿时一片混乱。程咬金在下边说：“阔海，告诉大伙，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，要活活烧死咱们。这一计，已经给它破了！”雄阔海听了，心里一激灵，他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昏君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，要把咱们统统烧死……”下边那句话还没容他说出来，校军场里已经乱得什么也听不见了。有听见一句半句的，在下边一通乱嚷：“了不得啦！要烧死咱们，快跑哇！”此话传开，各路反王和手下兵将齐撒坐骑，各抖丝缰，乱哄哄地往棚口撞。看守棚口的金刀将左天成一瞧，大火没有烧起来，里边人纷纷往外跑，料到事情有变，急忙吩咐：“儿郎们，开弓放箭！”这儿左右埋伏着一千多名弓箭手，个个弯弓搭箭，顿时箭如雨下，里边先冲出来的兵将人仰马翻，躺倒一片。后边的人见乱箭攒射，封住出口，赶紧往后退缩。这时雄阔海已经跑下土台，上马提枪，跟程咬金两人两骑一齐冲到这里。秦琼见雄阔海过来，摆手说道：“阔海别走！前头乱箭齐发！”雄阔海说：“二哥，我是皇上，我不卖命谁卖命，都闪开，瞧我的！”他紧催坐骑，黑煞

兽一马当先，大枪抡开风雨不透，啪啪啪！拨打雕翎。后边程咬金和一些战将也跟着他往出冲。原来这箭射远不射近，人离近了，箭就施展不开了。这一行人冲到弓箭手跟前，刀劈枪刺，杀死无数。各路反王和手下兵将缕缕行行跟了上来。这些弓箭手一看大势不好，撒腿就跑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金刀将左天成看见这一黑大汉带领众人闯出棚口，伸手摘下金背砍山刀，拨马迎上来，那意思要跟他拼命。他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”雄阔海掉转马头，冲他一笑：“你要问哪，我就是那个夺玉玺的万岁爷雄阔海，小子，看枪吧！”摔杆一枪，直奔胸前。左天成赶紧立刀往出一挂，说了声：“开！”雄阔海说：“开不了！”左天成的力气哪里敌得过雄阔海，枪没挂开。就听噗的一声，枪尖由左天成前心扎进去，后心穿出来。雄阔海后把一窝，把左天成的尸体挑起来了，叭，甩出老远去。

一会儿工夫，各路反王人马全都闯出了棚口。还是雄阔海头前开路，瓦岗众将紧紧跟随，后边众人蜂拥向前。过了鼓楼，不好走了。怎么？杨林已经派人纵火，两边铺面房全部着了火，烟雾弥漫，烈焰腾腾。众人管什么烟熏火燎，有捂着脸的，有闭着气的，一个劲儿顺着甬路往北跑。快到扬州城北门了，远远听见城门之上嗡嗡声响。原来是守城将士搬动机簧，往下放城门洞上的千斤闸。这千斤闸本来应当唰的一下垂落到地，把城门口堵住；可是没有，它一点一点往下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多年不用，铁生了锈，机簧涩住了。城上兵丁抡起大油锤，吭吭吭……一下一下砸这机轮。雄阔海、程咬金、秦琼三人领先来到城门洞前。程咬金抬头一瞧，急忙喊叫：“了不得啦！千斤闸下来了！”秦琼说：“哎呀，

后边火势越来越大，千斤闸再把城门堵住，可就无路可走了。”雄阔海向上边扫了一眼，说：“不碍事，还是瞧我的！”他一拱裆，冲出城门，把马扣住，甩镫离鞍，手持大枪，返身回到千斤闸下。听上边吭吭吭……大锤还在砸，到门洞正中，扔了枪，面朝南举起双臂，手心向上，等着千斤闸往下落。秦琼、程咬金各自踹镫，飞马冲出了城门。雄阔海冲着跟上来的各路反王人马不住地喊：“快跑啊！千斤闸要下来啦！”上边砸个不停，虽说千斤闸涩住了，它慢慢地走着呀！片刻之间，就搁到雄阔海两个手掌上了。雄阔海一挺身，一拔力，噌！就给托住了。他闭着嘴，瞪着眼，双手渗出了血津，挺身屹立。各路反王人等到城门前，下了马，猫下腰，从千斤闸底下拉着马往出跑。有的喊：“兄弟，真不含糊，力托千斤闸，谢谢你啦！”人也跑，马也跑，转眼之间里边就空了。

再说程咬金跑出城门，忽然想起雄阔海：呦！一会儿人都跑光了，阔海兄弟怎么往下撤呢？他又拨马往回跑，在城门前翻身下马。一瞧里边人空了，雄阔海还在那儿戳着呢！只见他咬着牙，屏住气，脸上汗珠子象黄豆粒大小，双手鲜血染红。程咬金急中生智，快步跑到闸下，从地上捡起雄阔海那支皂纓枪，用枪尖顶住闸，枪纂戳地，让枪杆吃住了劲，用脚左踢右踢，看样子这条枪把闸支起来了。他叫了一声：“好兄弟，你腾下手来，咱们快跑！”雄阔海心中感激程咬金，因为用力过猛，一时说不出话，轻轻撤下双手，跟程咬金跑出城门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城门里边人声喧嚷，又来了一伙战将，个个没有战马，徒步飞跑。原来他们的战马方才被左天成的弓箭手用箭射死了，所以逃跑时落在骑马的后面。跑



雄闊海力托千斤閘

到城门前，见千斤闸落下大半截，悬在那里，一齐钻进门洞，想快步跑过去就完了。雄阔海回头一看，心说不好！什么也顾不得想，返身跑了回去。看见那支枪已经被压成了弓背形，赶紧二次举手托闸，嘴里喊着：“弟兄们，快跑！”这时千斤闸底离他的头顶只有一寸多高了。千斤闸越往下落重力越大。等那一伙战将跑出城门，上边守城兵丁狠命砸了几锤，就听咚的一声巨响，千斤闸垂落地面。可叹反隋义士雄阔海为了大家逃出扬州城，自己竟惨死在千斤闸下！

程咬金在城门外看见雄阔海托闸惨死，放声痛哭：“啊！我的阔海兄弟呀！”又一想，此处不可久留，即刻认镫扳鞍上马，赶着黑煞兽，急匆匆追上瓦岗众将。大伙听程咬金说雄阔海为救人而死，没有一个不心痛他，不为他掉泪的。秦琼等人带领各路反王人马继续往北逃跑。跑着跑着，忽听前面炮响连天，金鼓齐鸣，一支人马把去路拦住了。埋伏在这里的正是靠山王杨林和他手下战将、儿郎们。

杨林设下这十条绝后计，自以为万无一失，在这里埋伏，不过是等着截杀侥幸逃窜的残敌。方才城里报马报道：“校军场烈火未燃，众反王冲出棚口！”杨林听了，不大相信。北街着火，浓烟滚滚，杨林看了，点了点头。报马又报：“北门有人力托千斤闸，反王人马都冲出来了！”杨林这才不得不信，他长叹一声：“苍天啊，苍天，看来我杨虎臣忒也的狠毒了！天不助我，其奈我何！”远处尘砂荡漾，人马过来了。他喝令道：“众儿郎们，挡住去路，待老夫与他们拼了吧！”反王人马冲到此处，见杨林亮开大队，不能往前走了。杨林手下还剩下三、四个太保，武艺都不强。所幸他后来招募了两员强将，是亲哥儿俩，一个是石烈石子开，一个是石英石子山。这时

候，见反王人马到来，杨林一摆水火囚龙棒，就要撒马迎敌。石英道：“王爷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立功的机会，您就让给我吧！”杨林说：“也好，你要小心了！”石英催马前撞，来到阵前。那边反王人等见上来这员战将身高顶丈，膀阔三停，紫微微一张脸面，凶眉恶目，火盆大口，颌下是扎里扎煞的黑钢髯，紫金盔铠，掌中一条金镗槊。他高声喝喊：“天下反王人等听真，有我石英石子山在此，你们要想逃走，焉得能够！”对面秦琼问道：“哪位将军撒马？”罗成说：“表哥，我收拾这小子！”他托着五钩神飞枪，马到当场。石英喊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“我乃罗成是也！”石英一听罗成的名字，吓了一跳。叭！罗成摔杆一枪。石英立槊一挂，不想挂空了。因为罗成使的是罗家的寸手枪，他后把这儿忤着劲，瞧你一挂，枪就拐弯了。石英这一槊挂空，可就把护心镜左下方肋部亮了出来。罗成拧枪直刺，加上二马的冲力，噗！刺进多深，前把一窝，后把一提，把死尸高高挑起，叭！甩到就地，双足点镫，闪电白龙驹绕了一个弯。石烈一看哥哥被挑死，他能不急吗！没等杨林说话，马就撞上去了。罗成一看，上来这个也是凶神恶煞一般，乌油盔铠，掌中一条金瓜槊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姓石名烈字子开，何处小儿，竟敢杀死我的哥哥。”“我乃西魏副帅罗成，快快下马受死！”“原来你就是罗成，休走，看槊！”他举槊砸了下来。罗成用枪一打马耳朵，啪啪啪！为什么打马耳朵呢？因为罗家用马都得经过排练，有时不拴镫绳，摆弄枪杆，也能指挥自如。一杵马耳朵中间，马往前上；一噌马头顶，马站住；打左耳朵，马往右转；打右耳朵，马往左转；在左右耳朵中间啪啪啪来回拨打三下，马就横着蹦。适才罗成见金瓜槊砸了下

来，槩沉力猛，不可硬接，就用枪拨打了三下马耳朵，这马横着蹦出三步去。罗成说：“好厉害呀！”仓皇败走。石烈给他哥哥报仇心盛，喊道：“小儿罗成，你哪里走！”催马紧追。罗成在前边转了两圈，用耳朵细听后边追将銮铃声响，估摸着相差两丈多远了，用枪啪啪又左右一拨马耳朵，跟着又打了一下马左耳朵。这马横着蹦开，前腿抬起，后腿往右转弯，整转了一周。这样一来，可就把石烈放过去了。闪电白龙驹前腿落地，罗成看准了，噗！一枪扎在石烈的后腰上。后把一窝，前把一提，又把死尸挑起来了，跟着一抖枪杆，柔！啪嚓！甩在地上。各路反王人等无不震惊：“好哇！真不得了！没想到这马还能横着蹦呀！”程咬金说：“哎哟，罗家这回马枪真叫厉害，今天我可开了眼啦！”

靠山王杨林一瞧石家兄弟被枪挑死，心中气恼，说道：“太保们，你们压住阵脚，待我跟这一小将拼个死活！”他挥舞这对水火囚龙棒，双足点镫，胯下宝马山后雪蹕出来了。二人碰面，杨林扣镫：“对面何人如此猖狂？”罗成嘿嘿一笑：“啊！你就是老儿杨林吧？”“正是靠山王在此，快快通名！”“我说杨林，提起我来，你许不认识；告诉你说，我爹姓罗名艺字表彦超，我就是罗艺之子，名叫罗成。”杨林一听罗成二字，不觉气往上撞：“好你个罗成，你爹爹罗艺在四平山保驾，暗自下山反我大隋，甘为叛逆，有负国恩；闻说你在东岭关倒反铜旗阵，充当奸细，跟你爹卖一样的价。”罗成说：“哈哈！老小子，这你可没说全。当初你初打瓦岗山摆下一字长蛇阵，这长蛇阵也是我破的，花刀将魏文通也是我挑死的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杨林想起魏文通被一黑纱障面之人用枪挑死，五脏六腑流于腹外，不禁失声痛哭。“老杨林你别哭！

昏君杨广丧尽天良，苦害百姓，你还死保着他。在扬州会上，是你这老小子设下十条毒计，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。你也太狠毒了！休走，看枪！”罗成用枪纂一杵马耳朵马往上撞，摔杆一枪，直奔杨林前胸刺去。杨林合双棒一挂，用力往外一推。原来罗成使的这手枪叫滚手枪。五钩枪尖在左边这条棒上一滚，滚到杨林左腕子上，噗，鲜血流出。杨林左手棒撒了手，落在地上。罗成不容工夫，虚晃一枪，杨林一低头。正赶上二马冲锋过镗，罗成对准杨林后背，用右手一抡枪杆，说了声：“下去！”呱唧！杨林滚下马来。各路反王人等一看老儿杨林落马，齐声为罗成喝采。隋朝兵将个个胆战心寒，就要逃跑。罗成并没有用枪刺死杨林，却拨马回来，对秦琼说：“表哥，我用滚手枪挑了杨林左腕，把他打下马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要老小子的命？这是给你留着呢！想当初兵伐南陈，是他在马鸣关用双棒打死我舅舅，你还不快去为父报仇呀！”秦琼想了想说：“表弟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好了！”他催马来当场，甩镗离鞍，手执这对瓦面金装铜，叫道：“杨林老儿，万没想到你也有今日，有道是父仇子报，父债子还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杨林坐在就地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秦琼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情愿受死。”说罢低下头，闭上眼，等待一死了之。此时秦琼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呜呜！摇动双铜，就要砸将下去。

杨林等了一会儿，嗯？怎么双铜摇动起来，却没有往下砸。他抬头睁眼看了看秦琼。此时秦琼已经收起双铜，说道：“老王爷，论说你助纣为虐，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，又设摆扬州会要害死天下英雄，可谓十恶不赦，其罪当诛。无论是国仇，还是家恨，我都该当结果你的性命。姑念一节，想